

叶兆言

二十多年前，还在读研究生，结婚不久，女儿刚出生，住一间很小的房子，没洗衣机，没电冰箱，也没电视机。那时候读书人锦囊很羞涩，每月工资到手，赶快先将食堂饭菜票买好。与同龄人相比，当时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为贴补家用，我揽了份为文学青年看稿的活，看一篇回一封信，二毛五分钱。

这是很苦恼的差事，不由地想到李敖，也是为了生活，也是帮中学生改作文，一篇挣一块钱，痛苦不堪。记得他大骂狗屁不通，说这些作文让他感到了人生乏味。说老实话，为文学青年看稿，也有类似痛苦，回信时真想让他们远离文学，别再赶这趟浑水。但是从没这么说过，我说不上是厚道之人，却心有不忍，不能像李敖那样肆无忌惮。

自从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连续多年在中学生作文大赛中当评委，有些问题一直想不明白。首先，为什么作文不能越写越好。记得刚开始，参赛稿件让人大吃一惊，我甚至不敢相信那些文字出于孩子之手，很快就麻木了，时过境迁，现如今无论什么样的作文大赛，好文章都不多，有时候，连篇像样的稿子都找不到。其次，也是最让人百思不解，当场作文的能力差得离谱。写文章倚马可待比较难，然而也不该如此不像话，以我阅读的经验看，文不对题占一大半，一看就知道在家里准备好的。

当年为文学青年改稿，我知道这些人的底牌，无非想通过文学，改变自己处境。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篇小说往往改变人的一生。现在的参赛作文，也很容易看到底牌，就是想拿奖，为高考加分。小刀子哄孩子，不是玩的事。为拿奖和加分，参赛选手往往不择手段，或者走题，天马行空不知所云。或者玩悲情牌，写悼念文章，写父亲，写母亲，更多的是写爷爷奶奶。出于真情，这类文字容易写好，不过我所读到的，大都没有真情实感。

做评委的中学老师告诉我，不少学生完全是为写文章而写，他或她所悼念的那个逝者，可能根本不存在。说白了，是扛着棺材上战场，不顾死活不计后果。面对现状，我常产生疑问，各式各样的作文大赛，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搞下去。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作文是种能力，代表着人的文明程度。通过大赛，可以检验学生水平，也可以反映出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作文大赛不是文学家的摇篮，也不是为了高考。现代人可以不从事文学工作，但必须具备最基本的写作能力。高考说过去就过去，写作能力却会一辈子伴随我们，而作文大赛恰恰就是为了鼓励和提高这玩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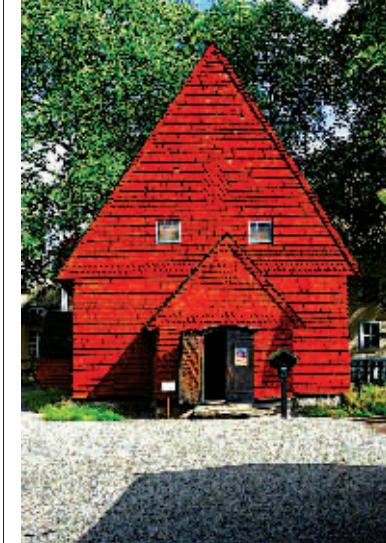
刘沙 摄

在瑞典南方游历，隆德是一定要去的。

小城位于马尔默以南30公里处，街道和建筑全部都是中世纪保留下来的，所以走在隆德小城的街道上，似乎就走进了历史……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在每个街道的转角处都有一间小酒店，里面卖的全是“老酒”，几乎所有的酒瓶以及盛酒的酒桶还有酒盅和酒杯，竟全都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旧物。除了卖酒，小酒馆还陈列着老照片、老唱片、老的电话机和老的车牌……隆德几乎所有的街道转角处都会有一间这样的店……如果说小酒馆只能算是隆德的一道前菜，那么至少还有三道大餐值得人们享用。

到了隆德一定要去参观隆德民俗文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迄今已有300年历史了。博物馆露天展示着30多种几百年来不同阶层的瑞典人所居住的庄园和民居，它们全是实物搬迁而来。建筑分成4个等级，分别为贵族、牧师（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有一座红色的木教堂特别值得一看，它建于1652年。1892年拆卸后搬到隆德民俗博物馆，然后用了2年时间再重新拼装起来，该教堂一直延用至今……

隆德的第二道大餐是著名的石头大教堂，它建于公元11世纪。教堂全用巨石砌成，有百米之高。石头大教堂是世界上目前仅有的几家拥有天文时钟的教堂，天文时钟记录着那个年代人们对天文和时间的创造发明……当然最终让隆德声名显赫享誉世界的则是著名的隆德大学。



▲ 隆德小城，街道和建筑全部都是中世纪保留下来的 刘沙 摄

来隆德大学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的显赫人才，几乎所有的瑞典政要包括首相及皇室人员均毕业于隆德大学。当然隆德大学最伟大的贡献便是300年前从这里诞生了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是他首先构想出定义生物属种的原则并创造了统一的生物命名系统，这一系统延用至今……近百年来，几乎所有来斯德哥尔摩领取当年度诺贝尔奖的学者，无一例外的都会专程来隆德大学作演讲，而仅这一点便足以让隆德这座大学之城屹立于世界学术之巅。

隆德大学建于1666年，名副其实的世界名校。它跟剑桥、牛津、海德堡等一样，城市就是个大学校园，几十个院系分布在城市不同的地方……几百年

消逝

陈染

人们的“偏执”还表现在对于往昔喜爱过的人物专心致志的怀念。但是，世界在变，貌似始终如一的自己其实也在变化——多年以后，当与被怀念者再次相遇，我们竟悲哀地发现，所怀念的那个人已经不再是那个人，他消失不见了，不知是他成为了另外一个人还是自己成为了另外一个人。在幽暗中长久地冥冥期待的那个人，他出现的那一刻，竟成为了在我们心目中消逝的一刻。

这个悲哀，纠缠困扰了我许多年，感怀和疑惧都无法使之释然……有一年，一个曾令早年的我喜欢过的男友从遥远的国度回来探亲，他给我打来电话，说希望见见面。他电话里的声音明显变了，但隔着电话线，我看不到他的脸孔，无法准确地揣摩和捕捉他的样子和心情。在分隔多年，我们都走完了各自的婚姻之后，电话中他的声音听起来虚幻又渺然。

放下话筒，我坐到一张黑色帆布椅中，在零乱不堪的一口袋旧相片里翻找出他十年前的一张照片。我端详着照片中的他——那是一个细长漂亮的男孩，他站立在一棵高大的褐色树干上，上身向下倾斜探出，正欲纵身跳下。穿着灯芯绒长裤的两条腿颀长地弯曲出一个漂亮的弧线，那一双东方式的绵长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也许是前一天夜晚我

们都没有睡足觉，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他的眼神中半是惊恐、半是逞强，脸色也有些苍白……我沿着这张照片追溯他的模样。然后，我提醒自己，今非昔比，往事不再了。十年，足可以构成一部一个人的成长史，就连照片中他脚下的那棵树也定然是苍老了许多年！

然而，当我终于在冬日的某一天的晚上，在一间微光摇曳的酒吧里见到他的时候，我所做的一切精神准备还是被他的出现彻底粉碎了——一个宽阔壮实、脸膛儿红润的男人，忽然从昏暗烛光里的一把木椅上窜到酒吧门口处正在四处探寻的我面前，他向我伸着一只大手走过来，另一只手提着一只咖啡色的商务大提包，沉甸甸的，里边仿佛装满了全世界的合同文件和商业资料，俨然一个成功的推销商或春风得意的生意人。他大着嗓门洪亮地向我问好。

我一时惊住了。此时此刻，四周阑珊模糊的景物与眼前切实的人物，低回朦胧的音乐与面前嘹亮的问候，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地不吻合，不对劲，关键是，十年前的那个英俊清纯的男孩，就在这一瞬间忽然消失了。

我恍惚了一秒钟，立稳脚跟，然后就跟随着他那只醒目的大皮包，坐到了先前他坐着的那张桌子前。那一晚，他的话题始终围绕着那一只赢得了人生的大皮包展开，讲述他穿梭于各国之间生存的发达和前程，讲述那个曾与他一起生活的女人应该给他多少钱，“时代不同了嘛，男女都一样”，他说。我始终不能认同钱财的巨大积累就意味着生命的成功这一价值判断。但我依然同以往一样，什么也没有说。

我注意到，他的脸孔上堆满了多余的肉，以至于眼睛被挤得睁开时显得有些困难，嘴唇像两只油汪汪的肉虫子蠕动着，看上去如同一个老太太臃肿

“路易十三”的出书计划大概是中国出版史上最奢侈的计划之一。

它请香港著名设计师孙峻良为三位艺术家每人设计一本不同风格和不同形式的画册，甚至用的纸张也是不同的。唯一相同的是开本，设计师专门飞到日本去造纸，在美国、上海、北京、香港之间飞来飞去与艺术家当面讨论书的内容与设计。

这样奢侈的作派是任何一家出版社无法做到的，只有“路易十三”。它不是出版社，是名酒，是奢侈品牌。因此它的所有做法都是奢侈的。

它选择的三位艺术家也费尽心机，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故事和各有特色，比如白先勇的绝伦昆曲，张永和的非常建筑，刘香成的瞬间真实，靳羽西的奢华宴，刘野的美艺对弈，娄烨的迷离幻想，陈幼坚的设计玩赏，洪晃的诗意戏谑，邵忠的阴阳天书，张锦秋的唐卡茶艺，周纪文的文人收藏，施勇的音韵雕塑，王小慧的九生神秘，这十三个人就是十三道风景。

我很欣赏这位设计师，我说这本大书最大的难度是把十三本完全不同的画册统一在一个大包装里。他给自己出了难题。这十三本画册每本设计得都很精妙，每个细节都很讲究。但最后的包装真正难倒了设计师。

他给我看过很多方案，没有一个令人满意。最后没有时间了，做了一个红

丝绒的盒子，把十三本画册装进去。这是这套书唯一不出彩的地方。

为了开新书发布会，“路易十三”花几十万元在黄浦江边的浦东绿化带搭建了两个帐篷。帐篷里一张巨大的长条桌，两边可坐100人。酒会是法国大餐，每个贵宾身后好几个人伺候。会后每位贵宾可带去一个自己用过的精致的高脚香槟酒杯，装在特制的路易十三红包装盒里。但不能带走书，因为这本

书定价8888元，限量300本。

我在会上的祝酒词就是我为这套书写的序。

我说这是一个美妙的创意，我们已进入创意时代，只有美妙的创意才能激发我们的热情与幻想。

路易十三追求的是生活中的品质和品味，三位艺术家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和完美。出版社追求的是把出版物的品质品味与精神的自由完美结合，传播光大，薪火传承。这是出版的意义。也是出版人的理想。